



葭水謾錄

全



三十
五三

服部文庫
117
46



遠藤直好著

葭水謾錄

一名壹是脩身錄

葭水謾錄叙具示受齋樓四卷
子達滕君每若其軍館釋王
尼寄侯之世臣也近著葭水謾
錄其為書究於禿道入漸之不
二論於神道佛道之不主言
王霸之勝劣遂說勇武之大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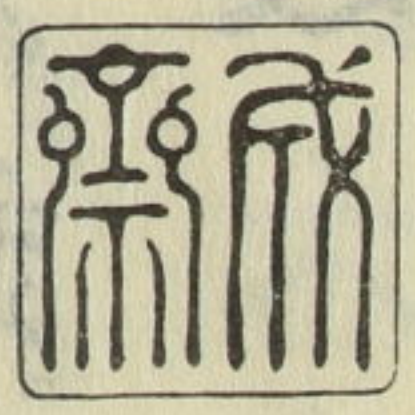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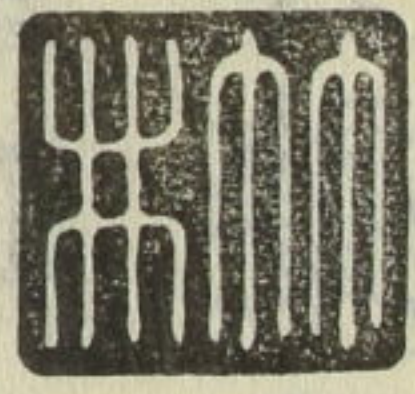
乃以為勇武御民之術。本邦
異國古往今來未嘗不有邪。同
然者也。就中日域之大夫士
不剛毅不可以治國家。文藝武
術不敢不務哉。其事論辨至焉
盡焉。書成以見示受讀數回卷

舒不止歎曰。兒孫子弟常讀而
服膺以從其言。必為人臣之豪
傑。豈非善教哉。冀傳寫垂于不
朽。目馳禿筆叙其聲云。

文政庚辰年七月既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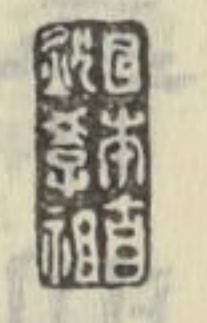
東都隱士

八翁成齋撰并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東都隱士' and '八翁成齋撰并書'.

葭水漫錄序



人有天下之才者固鮮任天下之道者尤鮮道者濟萬世才者通一時且遇而用不遇而舍者才也道則不然遇能用其道則天下蒙其澤不遇能用其道則與天為徒千歲之下聞風而興

焉其間有有天下之才者爲中之
用則道固已函天下之才矣任
道者才之大者乎此所以尤鮮
其人也吾東方藩國比之於春
秋時世界邦家建置彷彿乎有
似也其人才間出如子產之於
鄭叔向之於晉則聞僅僅有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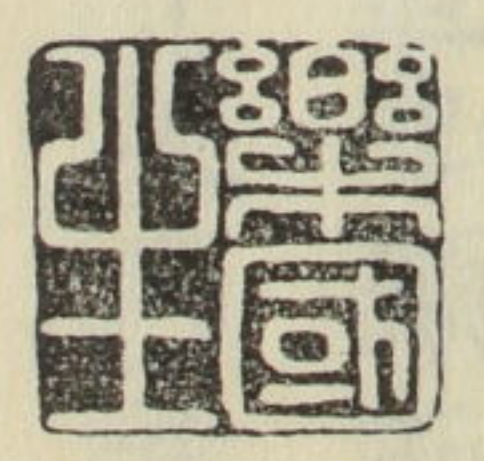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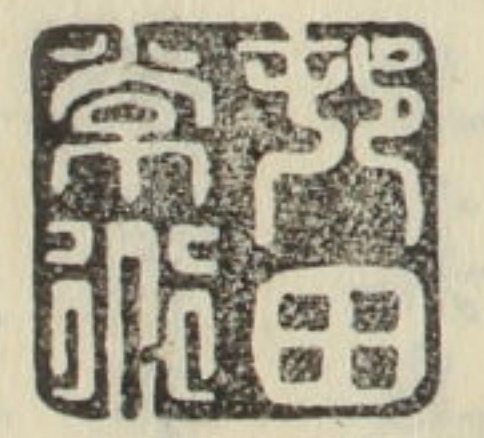
近者矣抑亦謂之有天下之才
乎如孔孟荀子之於鄒魯蘭陵
則絕無有矣其有才亦唯以權
術勝人纔得向產之皮毛而公
與惠則有耻焉才猶如是也而
况於任天下之道乎此其所以
爲尤鮮也尼丘城中有遠藤直

好字子達者好學著書蓋欲任
道以告天下萬世者也其才之
遇用雖聞之未嘗也吾欽其任
道之深且至也此錄之出世也
天下具眼之人將必曰尼丘城
中有若人矣余既讀此錄而乃
能知君其為之序也喜為天下

先言之也

天保甲午仲秋望

平安 村田常道拜撰



道以告天下者也其方
道之用與聞之者
道之深且廣也
夫道者平矣
夫道者中矣
夫道者天
夫道者地
夫道者人
夫道者心
夫道者性
夫道者命
夫道者理
夫道者氣
夫道者神
夫道者道

葭水謾錄 其首攝州尼崎 遠藤直好撰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
道可謂智乎先王聰明睿知之德受諸天施諸民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立之教法萬世
賴以治天下所謂先王之道也其為道也顯而晦
微而婉幽遠而不測善美之會萃天下莫尚焉其
要在使人順天道而成其性奉天命而安其性而
已矣人不生於世則已苟生於世則不可不順天
道而奉天所命之職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人之生於世也有所受所謂天命受命而
具條理所謂性也從其性之自然而行焉卽是道
也聖人之王天下則天而開物因自然而創制作
所道莫非自然也由是道而之焉坦若大路不由
是道則有如踰越山川跋涉嶮岨冒履危難遂不
能行也於是乎先王立之教以導之使天下之人
董陶乎神化之中也人苟生於世則不可不從先
王之教而履其道順天命而奉其職也故明先王

所以立教之要而識之原先王開道之始而究之
以修己而安人安百姓以盡其性而盡人性盡物
性上之平天下下之治邦家矣不明其要不原其
始茫茫蕩蕩讀書談古亦終無益矣雖曰學先王
之道不盡其性焉能盡人物之性不能修己焉能
安人安百姓上之失天下下之亡邦家古今得失
出於一轍天命我爲天子爲諸侯而任天下任邦
家爲大夫爲士各任其職也上之所以脩其身者
所以治天下也下之所以脩其身者所以治邦家

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此其
義也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
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從先王之
教而究明之之謂致知也履先王之道而盡究之
之謂格物也格物致知只是學先王之道之主意
欲學先王之道則往聖之遺經後賢之典籍十分
分明一見能講之雖昧者無不通也豈不後學之
大幸乎先王制作之道本天道矣天道自然天下
之美利曰正德曰利用曰厚生萬國異域今昔殊

世壹是因此三者治天下之義以美利利之所以
致太平也天之生萬物也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
其臭氣天心主於衷中而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育
焉是猶人心之無形而役支體也為天子為諸侯
為大夫為士庶人皆天之所命而匪人之所能為
也然則不可不順天道察天心脩其身而奉天命
也世之學先王之道者眩博厚無疆之大日月熟
讀歲時研究循環沒齒迷經傳注解之簡帙雖偏
觀而盡誦而知其要守其約者蓋亦鮮矣豈不容

易乎去聖之遠諸子百家繼踵而起研覃之精造詣亦淡各立家言指揮相軌所見人人異也或崇老莊或淫浮屠謂理論性舍可覩聞者而索無影響之體所云體之無影響者猶聲之在鐘中火之在石中徒有其名而竟無其物也是爲棄本而走末也嗟呼悲哉三代聖人之道潛移默奪於數千歲之間而爲今日之學失其要亦不冝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豈唯一朝一夕之故也哉是爲不知先王所以立教之要也西土而唐虞至周末吾東方

而自神聖之代至源賴朝之世變革尤明治亂之迹井然最易見可考而知耳順天道而脩其身者治天下濟國家顯先祖榮子孫傳美名於悠久而爲萬歲之規也逆天道僥倖立身者雖如一時有得身也亦終亡之矣天下爲人有先祖絕祀子孫無子爲天下所哂焉永世莫雪其耻也禍福懸絕何以然乎無他知要與不知要其相反者如此昭明較著矣知要而治天下濟國家者不勞其心力而自治矣不知要者雖勞心力免覆亡而其功

則難矣哉。生而為天子，為諸侯，為大夫，為士，其資其才，各自有分矣。天命既定矣，猶明君良相之撰群下材器而任其職也。誠意脩身以奉天職，則天賞之降，福賜祚顯，先祖榮，子孫怠荒廢職，縱私欲不脩其身，則天罰之降，殃殄命，忝父祖，亡子孫矣。堯舉天下，與舜曰：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自生民以來，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舜，而其告戒如此，其慎矣。由此觀之，則道其難矣乎。堯舜其猶病諸，不

其然乎。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言其為道至美，顧人罕知其味，而能久行也。若能自期月之守，以全其久行，則順天奉天之要，斯得而無復茫洋之歎，以脩其身以治天下，國家可運諸掌焉。吾東方神武天皇之帝天下也，其道猶堯舜也。二千有歲而後佛道航海來也。先王之道與佛氏之道混而為一號，曰神道。而後中古陵遲以衰矣。降及戰國干戈日尋，而喪亂茲極矣。雖時有由先王之道者，傍信佛氏學，老莊惑溺之甚，其

勢不可及矣所以失要也漢唐以來賢儒達才之士各開張門戶立一家言者不遑枚舉焉然其道非順天而治天下之大道也先王之大道彼何敢尚焉又何能加焉以彼如是則猶工人之以一鋸造營廟堂也又何能成焉君臣三五相為其功者共天職天祿而順天奉天之道盡焉所以治天下御國家也故明君逸於求賢賢才暢於得君堯能知舜而後臣之舜能知禹而後臣之姬昌能知呂尚而後臣之劉備能知孔明而後臣之得良弼

而成帝圖非偶然也是故明君以不得良臣為憂信矣哉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吐握庭燎如是汲汲而後纔能得賢收才以成盛德濟遠圖是以觀之乃從古至今萬世一期千載一遇君臣賢智之相會可謂難也矣其君也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德其臣也若稷契皋陶伊尹呂尚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天下無為而治矣夫君臣明良之遇也命則應如心之與手足諫則聽如投石於水也故臣事君也

進退盡其忠致身輕其死也所謂義重則死輕鴻
毛者有焉爲上者外有仁惠之政内存浸利之心
則爲下者外有專用之功而內懷逼主之志也人
以意合物以類同是以明君不徧窺望而視明不
殫傾耳而聽聰楚用吳起齊用孫田攻伐爲賢或
用申韓商鞅深刻苛嚴之政令而欲平治國家也
皆不久亡矣然其所道者不可謂非治天下之道
也然亦直以其所見而言之所謂曉一孔之類耳
豈如先王之道大而且博乎故當是時天下擾擾

國不復定矣無佗是欲以小道易大道也自誠意
正心以至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非學道而
明其要何易得乎先王之道固已明矣炳乎如日
月雖然載在典籍者浩穰不易盡焉不善學者泥
先王之陳迹惟日不足而爲耽則害其政曠其職
人臣或有之况於人君乎凡百技藝皆然夫劍也
者敵一人之技也爲上者豈事一技乎上順天
道下因地之理仁以爲己任行有餘力則與成德
達材之耆儒碩老相講習乎庠序學校之間則爲

下者傲之慕之自三墳五典陰陽圖緯之學百家
衆流之論以及經脈藥石之伎射御書計之術於
文如此於武如此未嘗不研精而究其理也古之
智者不自智而常取諸人以管仲隰明之智不難
師於馬與蟻舜之大知而好問察邇言堯之神智
而因人用繇矣不以不可用而廢雖有敗事益見
聖人如天之心不自智而常取諸人可以見己聖
人尚且然况智不及聖人者乎今人耻以愚師智
蓋亦不足論而已孔文子不耻下問謂之文也子

夏以切問而近思爲仁之事君子哉若人魯無君
子者斯焉取焉亦取善於人之美談也是謂其能
尊賢取友以成其德也其德之成也有天下制國
家如運之掌也上之使下也若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也其德之化也自天子至庶人使君子主僕卽
皆如斯則亦盛矣乎國之將亂也有彗星地震洪
水飢饉火災風雨迅雷之變是非他故也虐政行
而萬物失處一人縱奢而百姓窮餓天變降禍職
之由也然則天子當務之急也一人當先之要在

誠意正心省其身而已矣。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大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察百官之是非，陟明黜幽，賞善罰惡，省刑罰，薄稅歛，施仁政于民，則黎民懷安，妖孽息除矣。吾東方伊勢其神皇，大日本開闢之祖，而神德博厚，萬國百王莫尚焉。孰不欽仰也？方今俗人，深信佛氏者，誦修多羅，炷護摩而祈於福者，是咸忘民義而從淫祀，惑私欲而求僥倖，痴愚莫甚焉。士之事君也，進則思盡忠，退則勇往不顧其死，唯為君以

徇國家之急，是素志之所蓄也。知有君而已，不知有身也。人臣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也。於是良臣有逆耳之諫，而近習無親媚之言；政令之缺，可以補也；成謀之短，可以極也。執政之非，可以間也。封植於己祿而後君者，士中之庶人也；求媚於主上而阿諛從順者，男子中之妾婦也。董子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

之位而爲小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不可不慎也。臣譬之手足。君則心曾也。君有卒歲之圖。則臣無挾一時之志也。有挾一時之志之士。見利就之。見危去之。忽然失守者也。良臣佞臣。駁于無爲之朝。而興邦者。從古未嘗有也。其無事間暇。悠優進退。時佞良竝伍。雖有明君爲難察其微也。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富哉言乎。是夫子答哀公之問。而智者知人之務。兩端竭盡。無餘蘊矣。知人而後治道可論也。從古人君孰不欲

民服而常苦民不服者。咸坐不知人也。已良臣在乎君之側。則佞臣自退矣。佞臣在乎君之側。則良臣自藏矣。人君舉錯一良一佞。自爲消息。豈可忽乎。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諸大夫皆曰賢。未可。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而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政也者。

人君之權也猶且不得有所私焉常取諸人而與國人同之是師衆智而成大智之道也此所以順天道而奉天職也王孫圉曰楚國無以爲寶唯善以爲寶舅犯曰仁親以爲寶人君舉賢與天道共天職所以爲寶也所以貴賢而不貴財也暴君汚吏不順天道不奉天職慘刻相議而貪財利已甚人民不安其生遂生侵畔之心所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財聚則民散多藏必厚亡也名與利不兩立昭昭的確矣後之暗者茫乎不曉惑財迷利

求利而不得利害隨之太史公曰利者亂之端也貪財利已甚自階之亂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死也生也貴也賤也貪也富也治也亂也禍也福也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或有求之也善惡智愚四者人之所行也故君子學道而修善去惡益智離愚以成其德也未嘗存貪利之心何有驕奢淫逸之行淫奢貪利者非天之道也至公無私者自然之道也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儲蓄有餘則推之於人亦唯不附益以繼富者若其鰥寡孤

獨窮乏者周之不待有餘也急其急固當及其時也所謂先此四者周文之仁政也吾東方之與漢土其政相符國貯有餘藏之以供飢饉疫癘軍旅之事也人臣之長驕焉恣欲焉忘分焉誇智焉進邪焉好佞焉此六者人君不可親昵之也今人自以為智者小慧而誇好辨而行違巧言如簧令色欺人自是而無忌憚專務求名而不知實者也從古寵臣蓋於君之心失天下亡國家者如此類比比皆是也魯論曰剛毅木訥近仁人性質樸遲

鈍者猶有可取者焉質直而好義者取於仁而行不違者守道而不務名利者君子於是乎取之史曰見可諫而諫順而易知不可諫而諫焉謂之忠矣子昏曝眼於東門屈平沈身於汨羅而傳名於天下為億歲之規矣故君子不病人之不已知而病不知人也為人上者不可以不知人也自天子以至庶人顯先祖榮子孫也所以共庶幾也然則以家國天下附子孫者不可不撰其人亦不可以不教其子也因使賢良輔佐之察其材器之成而

而試之於難而後讓以國家是君上獨識之所得
爲而國家之存亡一係於茲不可不致思焉子曰
上知與下愚不移上智與下愚所稀有而中智爲
最多矣中智由學而爲上智不學而爲下愚班彪
曰皇太子官屬宜博選明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
以爲太傅唐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漢明
帝作太子之樂歌祝之是咸欲使太子戒慎之而
進于德也世子者王之貳也國之棟也故聖君之
諭青宮也必撰正人輔之以道也昔東倭漢盛衰

古今治亂君臣之勝劣無不由此而分矣市井之
人鷹眼虎視唯利是貪者今世喜而任之花街柳
陌燕歌趙舞耽淫蕩遨之徒欺君而求親媚者率
咸伺人之意好而取容焉賢智之君或有爲之所
誤者蓋漸之使之然也故人君以不知人爲暗嗚
呼不可知者人心也咫尺相面而心隔千里佞臣
在側求世子之德修猶欲使楚姬爲齊語也若其
智量之廣察所長見可任而後任之如孟嘗君用
鷄鳴狗盜曹操者用善泣者莫不可用焉所可用

而後用之有何不可也君寵臣已甚則其臣自誇
誇則驕驕則無厭無厭則侵畔之心生焉是咸君
之使之然也人有言曰臣之事君致身而不顧萬
死盡心而僅保一生者君之所欲也苟欲如是盍
由其道焉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
腹心或曰黎民者國之本也其治之從先王之法
制而品節之正田之經界而均平之極裁成輔相
之道而使無不受田之家黎民不飢不寒而使有
餘財也明君之思治天下國家夙夜以思之有得

則側席而待且蓋嘗聞之古吾東方延喜帝涸
寒脫衣而與民同寒苦故傳美名于不朽矣白河
法皇者不明而國家不安至于今民皆非之是咸
順道與不順也故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堯舜禹
湯文武成康之治天下也如和風甘雨之被物物
得其養而莫不生長仁以率下義以制事也其治
數百歲天下不敢背矣迄周之末而道漸衰文教
弛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
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干戈起而國不定矣至于

秦漢文教益衰矣故其治或一世或二世當斯時也威武無所施計文教無所施治劉季振三尺之劍開四百之炎漢可謂亂世之大豪傑也唐太宗施仁惠乎民武以威民也其治三百武以戡之文以治之之效也世人語文武而為兩輪為羽翼者非無謂也齊桓晉文以力假仁者軍旅無敢止矣三代之興也以仁其亡也以不仁順天道而奉天職乎卽興否則亡是仁不仁之謂也六朝五代之亂亡踵於朝夕亦甚矣哉宋亡於元元殪於明明

滅於清亦皆君不明而不順天道而奉天職也吾東方神武皇之治天下也衣食不美焉宮室不飾焉比於三代聖王之治矣有過而無不及矣天下平矣子孫榮矣末世源賴朝之奪於天下之權也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美女奉後游讌張前苦民於塗炭而遂傷血脈之和身不終於牖下賴家為第所弑實朝為甥所弑遂奪天下乎北條氏北條氏之治天下也其裔時賴者以日用彝倫為務以濟世安民為極功改政令撫育萬民九世

從其法令而天下平治矣至高時而好宴樂遺經
濟虛先祖之功而遂奪天下乎足利氏足利氏之
治天下也窮兵黷武干戈日尋矣三世臣細川常
久者豪傑之士而布政施澤而歷十四世僅得免
亡後之三好松永信長豐公者咸古今天下之英
雄也而咸一世而亡古今興亡東西合符順天而
奉天職者何其尠也任天下國家者不可不慎也
蓋聞釋迦佛者天竺梵天王之子而佛道之鼻祖
也欲濟度衆生立之道設作地獄極樂而勸善懲

惡方便之巧視衆生禪稚兒使人民之心歸依也
其言曰阿彌陀佛是大慈大悲一念佛名卽往生
樂國不營後世卽墮落惡趣也嘗聞之釋迦佛之
立道也無量無邊人匪所企及焉一念佛名而胡
遽見其效也方今信佛氏者實恐陽間報應有於
冥中貪婪鄙夫一念佛名卽生極樂何有此理乎
質朴人民生涯夸悌不營後世竟落地獄亦必無
之矣梁武帝何以餓死乎佛氏之立道設教也蓋
亦有所見或是一道也豈管見之所企及乎後世

之信浮屠者不得佛氏立道之意其所信非所信
之本旨噫亦愚矣方今俗儒口說唐虞三代之道
博覽周通無所不至以講書爲己任高談雄辨驚
四筵而遺齊家脩身濟世之道而巧言令色求悅
於人着輕喪橫行于諸侯者不知先王立道之意
假儒名而求名利者我甚疾矣弟子之服其師者
學非而是之則以一儒生惑萬人豈不可疾乎夫
儒者不存期待報應之心進則堯舜其君退則修
其道有裨補于世而傳名於後世此是而已豈脂

葦隨俗沾沾自喜將以有所爲也俗儒妖僧之棄
本而務末名利之求焉者與庸醫眩濟生之術而
不知內經素問爲何物不盡陰陽消長之理不通
扁鵲倉公之治法駁往賢嘲古人執局方以待人
日夜沈湎酒食亦不仁矣甚哉俗儒妖僧庸醫假
名欺俗乎是以古之聖人不惡惡草而惡莠之亂
苗不惡愚人而惡鄉原之亂德者疑似亂真之害
最多而人易惑故也事親爲大守身爲大事親事
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以可移君守身

有善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也天下之本在國國本
在家家本在身身則以心爲本心之邪正其所係
大矣讒諂面諛之臣欲固寵祿賄于宮中而縱所
欲亦邪心之巧也婦女之爲性小慧而多欲驕樂
侈肆而不知節多狐疑而無深慮也近之則怨故
曰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故君子慎其防朋友者
切磋之道也匪良友無輔仁也自天子以至庶人
不須友以成者蓋鮮矣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

矣此三者損益須人成己可不謹哉苟存欺詐之
心雖有良友不可得而交也油水之不相容固其
所也不可下除欺詐而修其身也子曰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君子者視於無形聽
於無聲故誠意正心以修其身揚震不受私謁于
公以陰德子孫封侯是咸清白之士而人之所羨
也祭祖先祭鬼神也心不清白至誠則天神不敢
格人鬼不敢享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有文飾粧
點之心以祭之如未嘗祭焉故君子誠意正心學

道而成德順天道奉天職而已學道者不可不知
要也欲知要不可有不撰師也揚子曰務學不如
務求師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
神將通之志道者其熟思之哉
士而人之誠
無摯姑始意五心以於其良財粟不受林歸十
莫賤乎始姑去七對其財也當七者財也無此
財也下下不制其財而制其良也十日莫良也
必報其身也下下對而交出也水之不財也因其
葭水謾錄終益財人財下下不難其財也其財也

遠藤直好字子遠備火部隊

長常玉友業子

我王父云己亥之秋予祗役于

尾崎見子遠々々不忘舊待予

甚厚且贈以所著漫錄且福序

無幾年

辛丑之秋元氣誌

